

接近文學現場 觀察同時代人的寫作

李洱 推出最新文學筆記 《超低空飛行》



▲李洱在新書分享會上為讀者簽名。

書海漫遊

二〇二二年，在中國現代文學館工作十一年後，作家李洱調到北京大學文學講習所主持小說家講堂。因此緣故，寫下不少關於文學創作、文學閱讀的隨筆。日前，這些文學筆記集結為《超低空飛行：同時代人的寫作》，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推出。

「這些文章要麼是對小說的講解，要麼是對小說家的評價，

要麼是對小說評論家的追憶，幾乎都與小說有關。」李洱近日接受《大公報》採訪時說，始終在文學場域之中，又能以飛行的姿態保持一定距離，可以對文學發展態勢有一個整體性的把握。他想記錄下有故事、有個性的「同時代人」的寫作和自己貼近看到的文學現場，而這種接近現場的觀察，便如同「超低空飛行」。

大公報記者 張帥

寫接近文學現場的筆記，李洱有他的優勢。他曾在《莽原》雜誌做過十年編輯，後來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與不同年齡、不同風格、不同國家的作家打過交道，現在到北京大學工作，也要根據課程安排邀請作家來講課。這讓他有機會了解不同作家的個性、生活習慣。而且他是出名的「一首長詩念一遍，再下一次就是背誦」的作家，博聞強識，記憶力驚人。

這本《超低空飛行：同時代人的寫作》共分三輯，輯一、輯二着眼當代，閱人、閱世、閱文，剖析、解讀同代人的創作，既包括對汪曾祺、史鐵生、張潔等逝者的追念和回憶，也涵蓋對莫言、格非、張煒、梁鴻、何向陽等同道的賞鑒與評論，輯三則集中展示了作者關於如何讀經典、如何悟文心的閱讀興趣和創作經驗。

信手拈來中有細緻觀察

李洱說，他試圖讓自己和作品中的人物，讓作品中的人物和讀者，讓自己與同時代有故事、有個性的不同作者、不同文本之間的對話能夠真實地呈現出來。

悼念史鐵生，他寫到是在電梯裏接到莫言的短訊說鐵生去世了，當時周邊的人聽到這句話都被吸引，「電梯安靜地上升，上升，電梯的門開了，卻沒有人下去。他們似乎想從我這裏



▲李洱最新文學筆記《超低空飛行：同時代人的寫作》，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

知道更多的情況」。回憶評論家程德培，透露「德公」多次對他開玩笑「在嚴肅的前額下，你有一張嘲笑的臉」，每次說過這話，還要問一句不生氣吧？然後再找補說「拉伯雷也有這樣一張臉」。

諸多豐富的細節，讀起來生動傳神。「李洱寫到在瑞士伯爾尼的會議上見到作家張潔，張潔演講時坐在高腳椅子上，上身挺得筆直，雙手交疊平放在膝頭，下巴微仰。他對張潔說張老師您剛才像個女王，但是張潔糾正『別叫老師，叫大姐』。這正是我心目中張潔的形象。」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說。

作家梁鴻則評價，李洱的表達方式雖是信手拈來，但讀者可以感受到他的細緻觀察，「在小說書寫中李洱

►作家李洱近照。



▲2019年第十屆茅盾文學獎李洱獲獎作品《應物兄》。

用寫作與閱讀「增值」經驗

李洱稱，年輕的時候非常喜歡博爾赫斯，除了翻譯家，他可能是博爾赫斯在中國的最早的讀者之一。庫切、拉什迪和索爾·貝婁，也是他比較喜歡的作家。給學生上課，他會講小說與作家的生活、記憶和經驗構成了怎樣的關係，這篇小說與別人的小說或者他本人的其他小說又構成怎樣的互文關係，覺得這對學生有用。

到北大任教後，李洱自己可以掌控的時間比以前充裕了許多，與年輕人交往的時間也更多。他總是鼓勵他們要進行文學創作，因為在他看來，

「創作是一種更具感知力、反思性的精神活動，也是一種穿越知識藩籬進入一個更廣大空間的話語實踐活動。」

在人工智能迅速發展的背景下，本雅明提出的「經驗貶值」問題似乎正在加劇。李洱認為，如果個人存在的價值大打折扣，個人存在的真實性被一點點蠶食，人的存在處境就會越來越危險。文學必須對此進行嚴厲的審問。寫作和閱讀就是一種反抗，是經驗的「增值」，所以這個時代的寫作和閱讀，具有了空前的意義。

是嚴肅的，但在這本書中他卻是溫柔的，為他所書寫的人樹立起了鮮活的形象」。

「建設性的批評比以前更多了」

在《超低空飛行：同時代人的寫作》裏能看到不少精彩文學賞鑒與評論，如認為汪曾祺用口語寫作，是要「回到誠實的個人，回到真切的語氣，回到世俗的煙火，回到一個老百姓的位置」；寫邱華棟，「如果說別人寫的是回憶中的失敗，那麼他寫的就是征服中的快感」；評價馬爾克斯與博爾赫斯，稱前者是「用文學介入現實的代表」，後者是「用文學逃避現實的象徵」。

有聲音認為，當下的文學評論只有互評與吹捧，較少有建設性的「批評」。李洱則說，他的看法正好相反，不能排除互評中確有吹捧，但那不是主流。事實上，真正具有建設性的批評比以前更多了，學理性更強了，很多人發現不了真正的建設性批評的存在，是因為文學批評越來越專業化了，很多人看不懂，或者由於缺少耐心導致視而不見，或者出於各種情緒而不願意承認。

「有一個基本常識還需要強調：我們看一個時代的文學成就，要看的是重要作家取得什麼樣的成就；看一個時代的文學批評，要看的

也是重要學者、批評家是如何評價重要作品。」他指出。

一部小說只去完成一個想法

在寫作圈，「聽說李洱在寫一部小說」是作家朋友調侃他的一個方式，卻間接反映出李洱創作周期比較長的特點，像《應物兄》前後足足寫了十三年。

李洱向《大公報》介紹，在寫作習慣上，即便是創作長篇小說，通常事先他也沒有提綱，而是「願意讓各種念頭、紛繁的思路處於某種未名的、活躍的狀態，所以有時候寫出來的文字會與整體的思路不大相諧，需要進行大量的修改」，很多小說幾經修改，想找到所謂的最合適、最準確的詞句，對具體的詞句的修改就更多了。

「有些作家，有一個想法或者觀念，會通過多部小說，用不同的故事，從不同的側面去呈現。有的作家，有了一個想法或者觀念，願意只用一部小說去完成它，不願意去寫第二部。」他說，自己屬於後一種作家，這種作家必須耐心地等待自己的想法或觀念出現了改變之後，才可能去寫新的作品。

圖片：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提供

作家要有強悍的人格和心理

二〇〇八年，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訪華時將李洱的長篇小說《石榴樹上結櫻桃》德文版送給中國當禮物，成為媒體一時關注的焦點。李洱的另外兩篇長篇小說，《花腔》曾入圍第六屆茅盾文學獎，《應物兄》則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這讓他成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作家。

而事實上，李洱卻常用「著作等腳」來自嘲。受父親的影響，他很小就喜歡文學，但正兒八經開始寫作，是從華東師範大學大二時才開始。他原名李榮飛，用「李洱」這個筆名，源自於曾

寫過一部叫《中原》的中篇，這部小說後來寄出去了，但沒有收到回音，他也沒有留下底稿。小說有某種自傳性質，裏面有一個人叫李洱，後來經常想起這部小說，就用書中主人公的名字做了筆名。

李洱曾坦陳，他也常感受到寫作的困難，沒有選好題材，覺得選好題材是最困難的；選好了題材，怎麼講述，用什麼方式講述，又變成了最困難的事。此外，作家寫作時經常要面對生活中的殘酷地帶，面對這些挑戰，就需要作家有強悍的人格和心理。

對香港印象極好 留戀在港駐校經歷

在長篇小說《應物兄》中，香港經常出現於主線敘事中。「我曾在香港科技大學做駐校作家，那段日子讓我非常留戀，在內地也常見到香港朋友。」李洱說，《應物兄》裏幾場重頭戲都寫到香港，寄寓着自己的回憶、思考、訴求和祝願，對香港印象極好。他還透露，孩子今年剛剛結束高考，報考了香港好幾所大學。

今後的文學筆記是否會涉及香港作

家與他們的作品？李洱對《大公報》說，他與香港學者有比較多的交往，還與香港的作家進行過多次對話，一直在留意香港的文學狀況，「假以時日，一定會寫下自己對香港的人與事的理解，並對自己受到的教益表示感謝。」

「文學是在最普通的人身上看到美，只有語文學好了，這個人才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人，成為非常完備、完善的人。」針對《大公報》提出平時閱讀

中，大塊頭的經典作品經常令內地與香港的中小學生望而卻步的現象，李洱建議，可以先看一些篇幅較為簡短的名著，即便是公認的名著，也可暫時放下，比如托爾斯泰的作品，可以先看《哈吉·穆拉特》，沒必要直接去讀《戰爭與和平》，「開個玩笑，雪雪芹的家人如果處在中小學階段，也是看不懂《紅樓夢》的。對大塊頭經典作品，考上大學之後，再看不遲。」

書訊

《生前死後：解開身後事的迷思》

作者：劉銳業、梁梓敦、鄭汝澍、黃錦妍、梁樂榮

出版時間：2025年6月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本書旨在打破死亡禁忌，介紹大眾感興趣的身後事各範疇，例如：生前規劃的事項及重要性、身後事的處理流程、香港的喪禮概念與流程、本地殯葬的忌諱及來由、綠色殯葬、哀傷輔導個案，以及香港現有的生死教育探索活動。



《了解道教（增訂版）》

作者：黎志添

出版時間：2025年5月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道教為很多人提供心靈及精神寄託，並填補了儒家學說對死後世界的想像。但現今人們似乎漸漸忽略道教的重要作用。有見及此，本書作者深入淺出地從歷史、教義、道派、經典到儀式等方面解說道教，為讀者揭開道教的神秘面紗。



《易經詳解與應用（增訂二版）》

作者：周錫韓

出版時間：2025年5月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本書是《易經》研究的最新成果，具三大特色：第一，解決了二、三千年《易經》的作者和著作年代問題；第二，首次運用音韻、語法、義理等多元結合的方式鑽研《易經》。第三，每卦附詮釋，內容貼近生活，宜實際應用。

